

苏炜:云根雨脚,众峰入怀

近日,著名作家苏炜先生,就英石文化以及范白先生近日英石珍藏展览及其创作动态等话题,接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的书面专访。以下是对话全文。

收藏周刊:苏先生您好。您曾说,英石有“云根雨脚,众峰入怀”的品格,能谈一下您对英石的观感吗?

苏炜:英石,作为中国园林“四大名石”之一(其三为:太湖石,灵璧石、昆石,见《云林石谱》;另有治印形塑“四大名石”之说,指的是:福建寿山石、浙江青田石、浙江昌化鸡血石、内蒙古巴林石),我是在2018年冬第一次应范白兄邀请,与画家莽园先生等几位好友结伴赴英德访石,才真正亲炙她的嶙峋风采,感悟到英石深蕴外放的波纹美感、文化寓涵与历史温度的。古人赏石注重美石之“瘦、皱、漏、透”。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曰:“言山石之美者,俱在透、漏、瘦三字。”又将石喻为“云根”,认为云乃触石而生。贾岛那首著名的“推敲诗”曰: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。过桥分野色,移石动云根。”美石之“雨脚”说法,据许多赏石人的分析,则与石纹的波纹,与书画用笔之“屋漏痕”相关,指说其蜿蜒顿挫之姿。我记得那几日的英德访石之旅,无论园林立石或是案头“山子”,英石的似舞若动、如歌如诗,其风骨傲立又仿佛倾心以对,无时不让我们浸润其间又沉醉其间。可谓:咫尺片石,动我人生丘壑之思,并生“众峰入怀”之慨也!

收藏周刊:物、事、人。请问,我们应以何种态度,对待这些天地钟灵毓秀的自然产物,并在物事人的相遇和激荡中,为自己的创作乃至人生带来滋养?

苏炜: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家海德格尔曾特别看重中国古圣贤的“天人合一”之哲思,对于当后工业、后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。他还把荷尔德林的一首诗,“诗意图地栖居在大地上”作深度的哲学阐发,喻为当今人类生活都应该共同向往的佳境。从这样一种“天人之诗”的角度看英石,还有从庄子的“无用之用乃为大用”的角度看英石,就可以生出无尽人文遐想了。“掷却人间无用名”。都说:英石是“君子之石”。其涵苍翠,风

骨嶙峋与咫尺千态,真乃天工造化之物也。爱石赏石,如同我们爱山爱水爱自然一样,其实正是健康人性之本能、本原与“刚需”“标配”啊。我们在美石的品赏中陶冶性情,润泽灵思,既可享浓缩山水的仁智之乐,又可获烟笼霞飞的想象力升华,更可臻宁静致远的修为意境,于赏石玩石之余,其实,恰正是“玩物润志”和“玩物励志”呢!

收藏周刊:关于传统中国诗道的当代传承,请问,如何能在保留“古诗”韵味的基础上,创作出既能如实反映今人生活,又能被今人读懂、同感,甚至乐于传播的篇章?

苏炜:我曾在范白兄的《梦白庐诗词》的导读短文里,谈到范白诗词的特质之一,就是“淡”而“真”,“清”而“深”,既能入古又能出新,既古风古意沉蕴又新气新境盎然,似是清淡如水却又耐品耐酌,既存古风的雅正醇厚又具当下时代的鲜活气息,所以是适合用来探究“传统诗道的当代传承”这一大课题的。他的那一组《北江棹歌》可谓范白诗的名篇,我这里略引一二:“最高峰处一登临,江上风熏绿更深。千载鸣弦犹在耳,长留帝子望娥心。”“浣花溪水涤春明,黑面螺仙饮涧生。道是英州风物好,绝知滋味在山清。”我以为,范白兄笔耕多年的诗词实践,是回答您的这个“既能……又能”的“宏大话题”的最佳例证。

收藏周刊:在与众多同好的交往,可有一些感人难忘之事能和我们分享一二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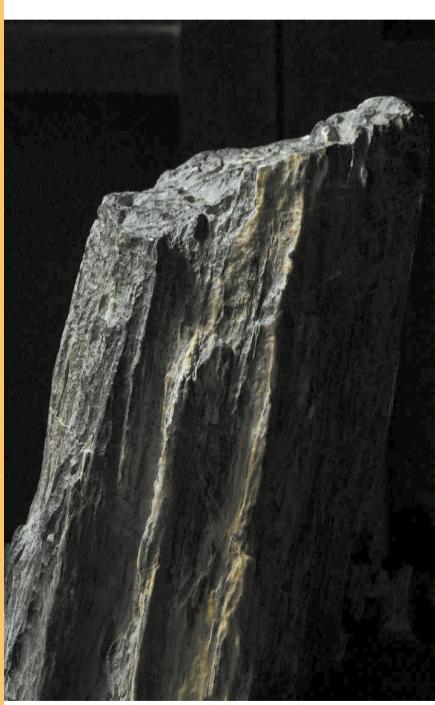
苏炜:我和范白兄不算深交久远的发小老友。我们相识相遇于新世纪相交的粤北翁山诗书画院的雅座场合,但一见如故,几番倾吐便顿成莫逆。过往十来年间,我们每有相聚,总是在墨香琴韵之中,总是他和众多同好一起伴我吟诗写字、抚琴歌吟,会心沉浸,我誉之为“与溪山霞水一同清响”。这里面最动人的因缘之一,我愿意提及一位当今的“网红”人物——“合肥张家四姐妹”之四的张充和先生。作为充和老人的耶鲁近邻和忘年小友,我为老人写的《天涯晚笛——听张充和讲故事》一书,是我和范白兄初识见面时的中心话题。——原来他也是一位“张(充和)迷”并自喻为拙著拙



◀英石小“山子”。
受访者供图



■“石中之英”展品



▲“石中之英”展品



►英石盆景。
受访者供图

■受访者简介

苏炜

中国旅美作家,现任教于耶鲁大学,2019年曾获耶鲁优秀教学奖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渡口,又一个早晨》《迷谷》《米调》《磨坊的故事》及散文集《走进耶鲁》《天涯晚笛》《听大雪落满耶鲁》、古体诗词集《袁雪庐诗稿》等多种著述。